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

餘杭陳其憭點輯

同社顧有棐閱訂

兵政一

賞功議

陳建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
紀極。不可不亟為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
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
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
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酬以金帛。或以勲格
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
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卽
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
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
膺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
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

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
不亟爲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
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
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
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
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
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
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

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

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

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餘冬序錄大學士李賢言于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

也。

天順日錄

丘文莊公濬曰：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

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柰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眾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為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調停。一旦馴至於無可柰何之地，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大學衍義補

又胡端敏公世

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

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燠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

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奉天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旣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竝行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祖宗定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

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況今新官襲不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爲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改。後益難圖。愚按四三君子。皆一時名臣。號稱

有識。而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之事。尚孰有甚於此。而今日之所當揀。尚孰有急於此者哉。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也。叅隨不親戰鬪。富勢寄名邊闖。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弊飭治。革故鼎

新在凡有征戰。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竝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餘見備邊第九議宜參考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

者竝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竝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國家財用其庶。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
乎少紓乎。嗟夫。天下未有不弊之法。顧在人變而揀之。何如耳。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一日。則有一日之益。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在。宗藩與武職。尤爲當務之急。然宗藩尚爲難處。而武職實爲易裁。以謂家難而天下易。況遵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各懷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朝廷惟務因循。而

憚變法更張之果。此則古今通患。天下之事。所以不入於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區區遯迹山林。犬馬之心。無路上達。姑著於篇。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跡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閎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

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例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徃徃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

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辱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

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邪。今四海之太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

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

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

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

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楚將材武備

虞淳熙

威天下者五兵之利也。貴豫備矣。毒天下者四民之從也。先推轂矣。故方武夫於干城。則千雉非險。比奇材於莫邪。則綠沉非穎。類烈士於良驥。則上駟非駿。有人而河水可堅。無人而趙幟可拔。有人而挺銳於刃。翬捷於舟。無人而藉寇以兵。資盜以糧也。經武者所必權也。權此以振大國之雄風。勢無不競。推此以沛王師之時雨。

澤無不流。是微獨筴楚事矣。且昔楚何所賴以
撻伐。而王長方國乎。又何所恃以蠶食。而憑陵
中夏乎。左史書之。左丘記之。諸可考鏡也。其王
更霸。其令尹奕奕顯也。治兵則子文得當。子玉
無禮。陳晝則椒叅得策。叔敖無謀。然無禮者猶
然。克靖乎陳人。而無謀者端復大興乎。羊氏。況
苗賁。皇目爲楚材者哉。是以子西然。丹布政安
疆。高賈尹戍。發慮弭敵。何渠仰柘桑之勁。悉其

甲士。以見狙喜。而稱莫強。耶當是時。敗鄢陵。走
隨邑。卽破殘之餘。尚足隳晉。郟吳。蓋得人之效
矣。嗣是伍之。世事楚也。員一出杞郢。而爲櫟於
吳。無論倒行逆施。亦足復仇。以明孝子之心。員
也。豈直昭關之流人乎。項之世將楚也。羽一起
拉秦。而爲梗於漢。無論啞叱咤。亦足蓋世。以
見英雄之志。羽也。奚但烏江之俘虜乎。以王爵
開國者。韓信。信善。用衆。所謂多多益善者。是也。

彼其請王之意前無昭平。卽擒雲夢而蘭芷杜
衡之薦不能置若人矣。以子爵開國者岳飛。飛
善用寡。所謂未知吾虛實者是也。彼其平寇之
畧。一準孫吳。卽返廬山而荆襄岳鄂之間不能
忘若人矣。他如鄧高密。孕七澤之靈。雲臺讓功
焉。關前軍借陸渾之力。華夏震威焉。斯其桓桓
赫赫。將太公穰苴。伯仲遇之。矧骨勇虎冠之士。
越飲飛咸陽。銳徒無敢膺鋒矧。三家之市。孱兒

細人耶。故諸將雄據一方。天下視荆南猶之九
關。而選士練兵。竝倚功人之發。縱安所屑。越除
器哉。我朝太祖世皇之奄有楚也。戰龍乎武
昌。潛龍乎江漢。勗興恒於斯。中興恒於斯。真王
奮而僭王假王之區。一旦翼翼作極焉。於是元
戎佐佑。謀夫叶贊。鄧武順紆。憂於西顧。王都督
宣力於南畝。程襄毅安集於中州。功軼前史。輝
映往牒。而沉湘之躅。剖璞之光。實降神一。二大

夫以芳百祀則王莊毅李康惠吳司馬以也。秉
鉞邊圉四封屹然運籌温室萬里畢見卽不幸
烽傳羽集豈其必借材異代哉。然而執事圖不
虞之戒先不祥之器求積貯之法忘敦琢之方
則何也。勿占於丈人之繇也。乃今楚非直熊繹
之楚矣。向者環甲內向強鄰擬以爲鵠。而今郊
外皆我援。向者敵處腹心。江黃黎庸以爲蝮蠍。
而今溪洞皆吾人。向者代馬越劍無所鈎取。而

今戈矛車騎盡享九州之利。向者奇才異能夷
楚不入。而今天子慎選桀俊錫虎符重闔外。奈
何伍伯之聲隆隆起春秋時。而茲獨不然。益陵
遲衰微耶。彼居官長子孫以官爲氏。楚存與存
楚亡與亡。若屈昭景豈少乎。有如逆旅如傳吏
如秦越人。何以急繕其怒而用之。故春秋之楚
雖不擅一世之用。而擅一國之用。今之楚雖在
宇下而空虛無人。脫有人直扶盧守門而已。不

爲用是思韓岳諸將而失禁中之頗牧非計也。出禁中之材以構章華而爨楚材亦非計也。縉紳之策楚者曰天下仰楚粟爲窳圉而餉空募卒倚猱獍爲蹄餌而兵空流民棄吉土爲藜蕪而地空三者勢不足待草竊而奚有乎辰沅旣不足待草竊而憂在辰沅也惡暇從容進天下之才士乎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人存斯投醪爲恩人亡而士脫巾人存斯以夷攻夷人亡而

士心離人存斯鴻鴈可歌人亡而曠土多爲今之計得程襄毅其人事事自中機宜得鄧武順其人事事自符仁義得王都督其入陳八議薦二將所至壁壘旌旗變色又何難焉此猶樹賢境外而收之也伍氏項氏世世私授其韜鈴以奉楚而鬪諸侯茲得無是人乎我有美梓漬理構中而不斷不中瑟我有和玉三獻加別泣而退胡爲乎連城彼之沉中莫察托遠遊以畢志

者。可。念。也。低。眉。執。戟。願。爲。國。殤。鬼。雄。而。不。獲。者。
可。念。也。囊。智。胄。信。僅。卵。翼。其。妻。孥。而。資。身。猶。乏。
無。哀。王。孫。者。可。念。也。是。故。磨。礪。激。發。勸。士。之。恒。
術。而。楚。士。易。德。自。古。然。矣。荆。俗。尚。鬼。執。先。資。之。
言。奉。盤。水。與。盟。焉。雖。猿。黠。狡。獪。之。徒。不。敢。變。其。
術。一。君。子。觀。木。猴。衣。錦。之。言。與。大。招。之。文。而。知。
楚。之。嗜。也。從。所。嗜。其。術。二。黃。陵。幽。幽。之。情。流。入。
於。騷。人。未。有。生。荆。舒。而。無。怨。者。因。怨。以。導。之。疆。

場。爲。汨。羅。其。術。三。知。斯。三。術。何。畏。乎。三。空。何。美。
乎。五。伯。故。曰。經。武。者。有。必。權。也。方。今。衛。所。諸。武。
吏。鱣。甚。獨。楚。庶。幾。有。可。轉。之。機。詩。云。誘。民。孔。易。
此。之。謂。矣。此。無。問。楚。也。往。海。寇。發。難。則。徵。齊。兵。
北。虜。犯。邊。又。徵。吳。兵。藉。令。楚。士。德。我。而。修。累。世。
之。餘。烈。長。駕。遠。馭。將。終。賴。焉。於。是。乎。有。莊。毅。諸。
臣。之。績。將。士。所。畫。楚。者。社。稷。計。也。疇。止。驅。腥。膻。
乎。粉。榆。之。社。也。幸。爲。主。上。分。別。言。之。毋。棄。諸。

蕭艾。

軍伍之制

丘濬

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

軍部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

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

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垂方。既厯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

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

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

日混同操練不辨彊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鞏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

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

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

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剄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

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爲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欽此。

京輔之屯

丘 濬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河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

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

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在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開河而總阨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

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
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
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
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
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
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
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
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

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旣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
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
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
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
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
安矣

官軍戶說

勞堪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于是稱官戶。兵設之家。一補伍。餘供裝。于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秉耜。則爲民。兼役以爲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于國。而籍

養于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也。追後
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不惟
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守。
分土不分民之意。乖矣。揆厥所由。蓋自置衛始
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
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于是有旗甲有伍隊有
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兵。必隸帥。
于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

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
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
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
其身。而合之于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
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拔軍于州縣矣。補
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
之繇。罔繇也。累階于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
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

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于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嗚。曰訟。以赴于監司可也。于州縣吏亦可也。今赴

訟者必于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遞運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

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隄。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旣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恠恠于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于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

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折。以求營家逞私于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輪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于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胤。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

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而。世。世。無。與。以。比。古。

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勲。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慘。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貧。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

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復既非所以昭德而塞
違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朞功降而總再降而
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蠶食之計抑勒其族以
取益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
之爵自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于武臣
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卽
于其躬有所褻奪而顧于其子姓不爲之勸非
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也欲軍戶之

弊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弊除則官
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
也捐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
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三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
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
不變不繼或曰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于州
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
二人三世成族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

籍。固。有。拔。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國。初。置。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武。功。繼。也。復。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踈。遠。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清軍議

王瓊

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

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徭役

錢糧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農也。後世崇建軍衛。竭盡夫田之入。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司馬逋而征之。十年而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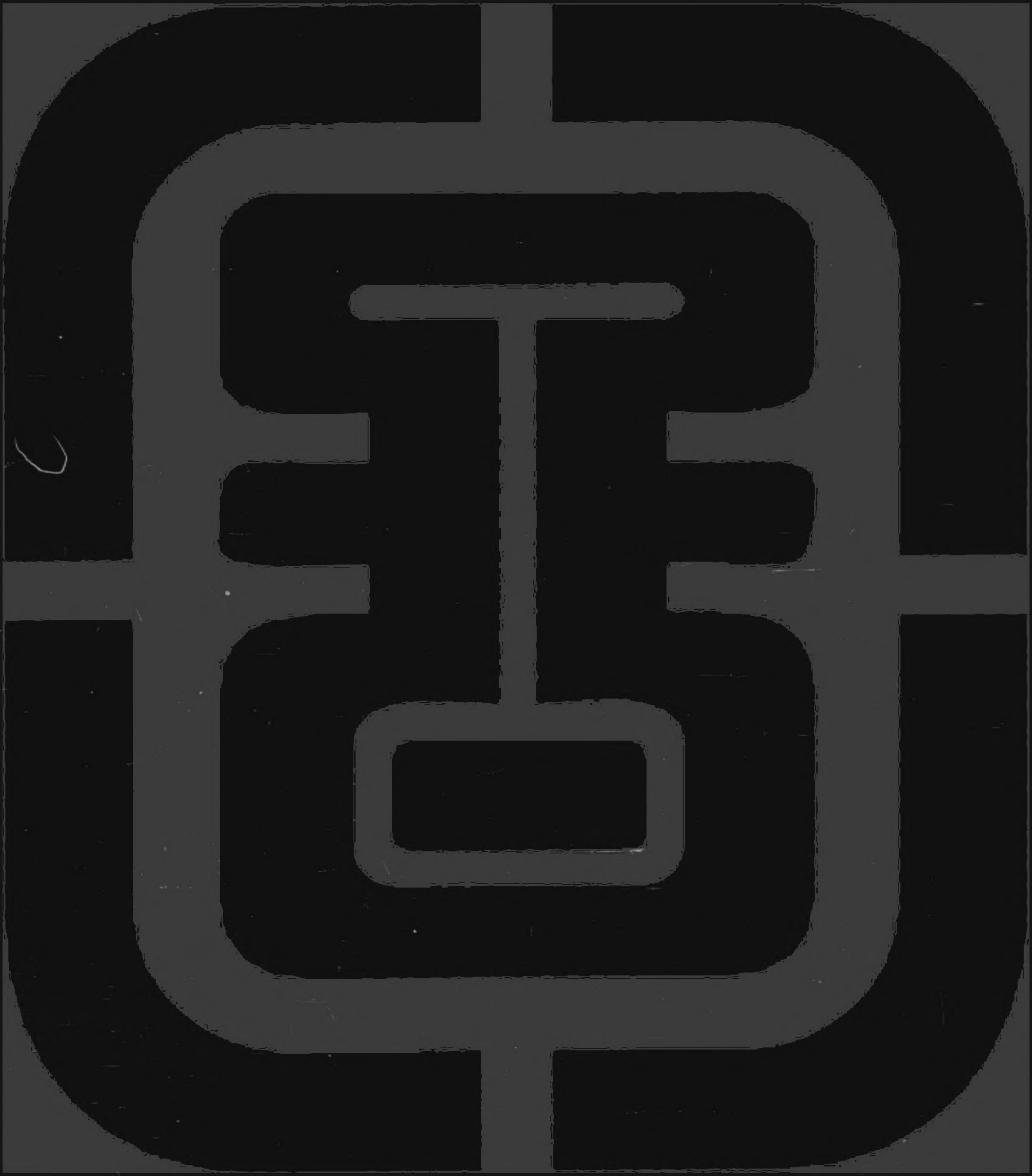
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闔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間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祐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有曰。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

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僅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

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昔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嘗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永累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槩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竊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務展所學。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隸名之外。文具殊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兵不宜有五說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終

南窗
雅玩



8